

# 中秋节的时尚理念

王卫民

州河秋汛有点儿轻描淡写，就那天，河水浑浊了一阵。按往常农事，这些天也正是收稻子的日子。州河岸老稻子米粒儿小，常有绿颖子，做饭胀锅，好吃。村头的石碾子吱吱呀呀显得忙了，为的是赶八月十五这天能吃上“捞饭”。那时人们常把米饭叫“捞饭”。扯着风箱蒸馍，或支锅打月饼……普通百姓把这个节日看得重。

故乡湾子里的稻田从初夏就有蛙鸣，自从放水那天开始，青蛙叫得更欢了，蛙鸣伴着我的成长，更伴着稻子。收割前许多日子稻田就断了水，青蛙的叫声有点嘶哑，把整个秋夜交给了蝈蝈，蝈蝈叫的时候，四声一联，八声一顿，母亲把这蝈蝈叫称“捶捶浆浆，补补纳纳”，意思是天就要冷了，该给孩子们准备棉衣了。过去的日子就是补补纳纳。稻香飘到了中秋吃上米饭的这一天，一个季节也就结束了。偶尔一声蛙鸣，带着几分凄厉。

月亮刚刚翻过村子东头的山埂，母亲烙的糖饼正好出锅，头一天就暖好的柿子，房后石榴树上的石榴，老本梨树结的小酸梨，不是筛子就是簸箕，摆了半个小院。

那些日子州城的点心房、馒头店，忙着打月饼，香气四溢。买月饼的人一脸喜

色，总是要买一个先尝尝，冰糖、核桃仁、青红丝，只要咂吧一下嘴就能尝出好坏，再看看手心里的月饼渣，略一仰头吃了，这才说出他要多少包，或多少封。

日子不穷了，州城大街小巷的月饼摊儿前还是那样熙攘，这在别的地方很少见。他们也过中秋，吃月饼，却不热烈或隆重。并不是商州人喜甜食，而是一种人文现象。这种人文现象与这块土地上的民风息息相关。这其中有时代烙印的时尚理念，是一坛尘封已久，经岁月精华而成的陈年老酒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回味无穷。

民国初年，辛亥革命浪潮带来了生活的新气象，妇女放足。国人一下子失去了女人以“足小为美”的风景，女人绑腿带子有多种款式，多以黑白蓝三色为主，宽不过二寸，长不过三尺，消费市场发生了变化。香胰子、塑料发卡、洋袜子诸多商品成了时尚。中秋节这天，州城的热闹之地还在老十字口。有京货铺子、日杂小店门前都摆着月饼，也有支着大锅，烧着样子柴炒栗子，街上没有“爷们”的长辫子了，偏分头很时尚，“留洋楼不戴帽”，洋楼就是偏分头。不论民风习俗怎样变化，月饼形状、质地始终不变。走亲访友怀揣一包月饼，足矣。

“粘胶布”在商州兴起的时候，州城女人流行的“宽、大、短”已经过时了。我在照相馆上班时洗过那一时期的相片，上衣大而宽，裤子只到膝盖上下，其状如同后来流行的裙裤。就是这年的中秋，父亲为母亲买“粘胶布”了，“粘胶布”是石化工业最早民用的无棉化纤织品，不要布票。事情本来不大，可村子里人先是羡慕，后生嫉妒，母亲的姊妹们结成一伙攻击母亲。

糖饼蒸好了，东家西家是我给送去了，不到一个晌，被他们的孩子还了回来，说不吃糖。我睁大眼睛几分错愕。母亲低声自语着，都怪“粘胶布”。因母亲有一块“粘胶布”，要做衣服了，村子的女人们一下子也不爱我们了。没人送糖饼送栗子给我们，那一顿新米大米饭也没吃香。母亲把那块布收了起来，说等姐姐好些了给姐姐做衣裳，不亏料。姐姐很高兴。真正到姐姐大的时候，大街上已流行起了“军绿色”了。当时讲究一顶黄帽子或一条黄裤子，就是那种草绿色。兴啥啥好看。姑姑的儿子从部队给我寄回一顶黄帽子，有点儿大，我还是戴着去学校了，刚进教室门，一片哗然。那一段日子他们轮番戴，我一直头疼的数学作业，有人替我做了。农历八月十三是黑龙口的传统集日，担柴卖草，菜苞谷麦、条大米的，

古老而窄小的街道有些拥挤。这个集日是八月节的大集。为称一斤红糖，我汗流浹背挤柜台，手里攥着母亲给的买糖的钱都湿了，拿着那包糖时，激动、兴奋中发现帽子不见了，“我的帽子，谁见了？”我的喊声被嘈杂淹没。

供销社门口的高台阶上，我泪汪汪地向人群看去，确实有许多人戴着和我一样的帽子，只要时尚，总有呼应的人。他们都高背汤勺的样儿，我不敢上前辨认，回到家里像丢了魂。丢了“时尚”的中秋节是在沮丧中度过。“天上一轮刚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”我却觉得月亮明得有点儿嬉皮笑脸，在门前河边上拿石头向静水潭砸了许多石头。涟漪消失，月亮又圆了。

“补金牙见人笑，穿皮鞋走街道”的时尚已经成为过去。大街上卖毛票、八月炸和卖“白土”的乡邻，赶八月节走街串巷的吆喝，似乎还在耳畔回响。“白土”是那时用来染鞋底子的，叫“油层底”鞋，多流行于城市女性。今天那种鞋子再也见不到了，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打月饼、蒸糖馍、炒栗子，还是那口锅，却不再是烟熏火燎地烧柴、烧炭了。出门买月饼“戴口罩”“一米线”，忙着看手机，给朋友、家人发微信送祝福。惟月饼签子还是那么红，月亮还是那么圆、那么明亮。

## 中秋短章

程毅飞

### 圆月

终于越过了酷暑，走进农历，走进八月，和一个节日紧紧相拥，满眼都是醉人的光辉。你，像一只巨大的镜子，挂在天空，挂在金秋的风中，照亮世事，也照亮人心。

此时，天气凉爽，白云高远，丰收的喜悦，照耀村庄皎洁的夜晚，让瓦舍，让村道，让梦里的新声，纤尘不染。

这是你的秉性，你的品格，穿过一年中，最深情的时光。你的柔情，美丽着一个抒情的人间，传说由此变得圆润丰满。

你的容颜，让芸芸众生倾倒、痴迷，让文人墨客悲情、欢喜，纵使嫦娥，也愿随你，翩翩而去。

望着你，我的眼里蓄满泪水，我的心里激情涌奔，只想啊，只想，让自己尽快充盈起来，金贵起来，点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。

### 月饼

那么圆，那么香。摆上桌案，供神祭祖供星光；捧在手心，思亲思乡思爹娘。

曾经，与稻谷为伍，于晨曦中发芽，在泥土中生长，根须深扎进故乡的心脏。一颗心，始终向着月光，拔节飞扬。

曾经，你是一阕诗。让我的童年，垂涎欲滴；让母亲的案头，开出芳香。

抑或，你是一个梦。让碎了的，破镜重圆；让圆了的，加厚加宽。而今夜啊，你是一种痛。站在时光的背影里，让我的思念发酵膨胀——

那是故乡的味道，那是中秋的祝福。咬不断的是目光，嚼不烂的是忧伤。

### 石榴

一团一团火，开在枝头，开在风中，开在万家团圆的民间节日。燃烧的火焰，让那轮明月也有些汗颜。

启蒙于一粒芽，黏在春的肩头，沉默无语，悄然萌动，只为积攒一腔蓬勃的激情。

如一位愣头少年，穿着红衫，咧着小嘴，笑对风雨，笑看人间。红通通的脸庞，像一颗颗闪亮的星，摇曳诗意和远方。

初心，早已在荆棘嶙间律动。锐气，早已在跋山涉水的路上，锻造成钢——

裂变，成长。饱满，向上。喘息的红晕，终于登顶你厚实圆润的额头。如爱情修成正果，似理想抵达彼岸。

剥开你的肉身，你颗颗籽粒紧紧相拥的劲头，像孕妇紧抱婴儿，像花朵紧抱母亲，像小草紧抱大地，像五星红旗紧抱祖国。

### 秋夜

秋夜如水，月满大地。露珠在草尖滚动，秋虫在檐下低吟。夜的眼眸一眨，喧嚣的影子就褪尽了颜色。

有风轻拂，卷起乡愁，漫过田野，把泥土中孕育的诗笺，吹出万千花瓣，让屋檐下的金黄泛起微澜，熏染溪流、炊烟；勾引篱笆、沟畔。

一株月季，倚墙而立，绰约的身姿，让夜的头颅香气逼人，让中秋的明月绿肥红瘦，披上金色的翅膀。

多么静谧，多么恬淡的夜啊。只是，秋露袭人，秋凉如水，请珍重加衣。

### 秋风

是谁，这么大的口气，竟能把花瓣片片吹落？是谁，有如此大的手笔，竟能把大地一夜之间染得金黄？

是你吗？秋风。如此浸透，如此清凉。让我的梦境，开出了醉人的芳香。让山川河流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盛装。

悲催吗？不！你看，野菊正在怒放；你听，红叶正在歌唱。就连大雁，也排着长队，浩浩荡荡开赴远方，参加一场秋的盛宴。

在你的吹送下，时光的碎片纷纷降落。红尘，也羽毛般不再沉重。一切事物，都在生命的涅槃中，翻越山山岭岭，收获沉甸甸的笑脸。

与你相逢，让我恍然若梦。仿佛有一双隐形的翅膀，送我到高高的枝头，闪闪发光。

## 商洛山

(总第2363期)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

## 秋光悠转看流年

任崇喜

这个刚刚过去的立秋节气，竟然没有下雨，真是奇怪得很。

一层凉意一层秋，是记忆里的感觉。阳光肆虐，挟裹着夏末的炎热，附和着鼎沸的人声，在耳边不断回旋。路边本就茂盛生长的草，借了阳光的劲儿，由着自己的性子，疯了一样生长起来，不断蓄积着力量、蓬勃着激情，开疆拓土，把路边生长的红薯、芝麻、绿豆，甚至果园也遮蔽起来。无拘无束、无羁无绊的草们，恣意疏狂，很容易使人处于抒情状态。

“秋凉送客远，夜静咏诗多。”秋天来了，人的内心，五味杂陈。

“初渐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澎湃，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。”风起于青萍之末，指尖微凉，风的凉意，在一点点深入。眼尖的人，能真切地看到，秋的状态，正在从草尖上逐渐深入。

张潮《幽梦影》里这样写道：“风之为声有三：有松涛声，有秋草声，有波浪声。”松涛声和波浪声，能想象得到。那么，秋草声究竟是怎样的呢？能让发黄干枯的

秋草微微摆动，一定是非常微弱的风，这样的风，连轻盈的树叶也感受不到，耳朵是怎样听到的呢？耳朵聆听不到的声音，难不成需要用心来聆听不成？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这个季节，虽然植物仍是繁茂的盛年气象，但枝条间已隐约有秋意。晨练走过河滩时，我想起春天时的河滩，满目碧绿一片，吹而不寒杨柳风，清新而湿润。而今，草们枯黄一片，虽然没有霜来，但溢满诗意的苍凉感。我还看到那些曾经狂野的细芽，前些日子，芽花还是淡玫瑰色，线条优美，有飘逸的仙气。风起时，大片的芽花手舞足蹈，遥相呼应着水面上细碎的银光。而今，芽花染白了大片水域，轻柔洁白的苇絮，随风起起落落，看似手足无措。

“满月飞明镜，归心折大刀。转蓬行地远，攀桂仰天高。水路疑霜雪，林栖见羽毛。此时瞻白兔，直欲数秋毫。”秋天的每一个细节，都在诉说情感。你能清晰

地看到，秋天是怎样渐渐衰老的。

“转眼扑蝶的旧梦都过去，只剩看山的岁月了。”飘云如画，雁去燕往，深翠暗绿，红枫点缀……无一不撩起人的情怀。走近树林，你仍然找不到绿的踪迹，但原本葱郁的杨柳树叶渐次镀了金色，不时有一两片黄叶飘落下来。黄桷、枫树、枫树等一些红叶派，原本的绿意在退居次席，叶子在递进着黄色和红色，五彩缤纷。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。北雁南飞。”入了秋，一切在渐归沉寂。我看见红红的果子在愉悦，我看见各色花朵在散漫开放，我看见各色昆虫和小鸟在安睡过着日子。看着满目的黄，眺望燃烧的红，还有深浅不一的绿，油然而生出许多喟叹来，让人去打捞好多柔软或温暖的场景，仿佛要寻觅故国的某一个断章。在这种氛围中，心头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一些影子：一些过去的事，一些想见的人……不知从哪个地方突然冒出来，影影绰绰，若即若离，让人心猿意马。在这一刻，往往怅然若得，又怅然若失。红尘生活之上的诗

意，不过是远方的一束光亮，在点燃希望之后，缥缈流远，复归生命的平静。

这一如秋之意象，沉静而博大。秋景秋色，秋风秋雨，秋花秋月，秋愁秋思，秋恨秋怨……究竟谁能说清，哪一个是真相？

“寒城一以眺，平楚正苍然。”这个季节，这略带忧郁的诗句，却让人心里涌出莫名的欢喜。朝着秋天凝神，需要的是悠然自得的安逸。

每天早晨，我喜欢推开窗看云。早秋的云，往往不是想象中的高远流云，也不绰约多姿。在早晨有些沉郁的暮色里，它们先是先大团大团地拥挤着，在风的不断推动下，渐渐透出霞彩的光亮，有了分明的层次感。

它们好像是长着脚的，在这凉爽的早晨，也要逛一逛。在广阔的天宇，它们悠悠悠悠飘过树影，飘过高高的楼群，飘过瘦起来的河流，然后停留在南天高空。

这明净而绚烂的云，仿佛已经沉淀过，透着岁月风骨里的温存。

## 月光白

羊白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

公元759年的秋夜，落魄的杜甫在边塞秦州，思念其弟

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”

公元1076年丙辰中秋，被贬的苏轼在密州，欢饮达旦，兼怀子由

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

公元726年9月15日，漂泊的李白在扬州的旅店思绪难眠，对月静思

月光的白，是一代代文人用生命的琴弦，拨弄出来的

是千家万户的离散，合唱出来的

月光白，白月光。古往今来月亮的白瓷碗里盛了多少故事？

月亮的白窗户外又流泻了多少情思？

杜甫的月亮，苏轼的月亮

李白的月亮，这同一轮明月照亮世界每个角落